

花季·雨季校园系列

放

海天出版社

杨哲著

飞



花季·雨季校园系列

放飞

杨哲著

有一只鸟
静静地守在树梢
是不会飞
不能飞
还是仅仅喜欢不飞的感觉

天的尽头是无尽的和遥远的地平线

我随无辜的海浪追逐 从不知疲惫

划分不清起点和终点

若谁能给我一个方向

我愿蒙上眼睛

扬帆远航
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放飞/杨哲著. — 深圳:海天出版社, 1999.6

(花季雨季校园系列)

ISBN 7-80654-002-4

I.放… II.杨… III.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17134 号

花季·雨季校园系列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)
<http://www.htph.com>

花季·雨季系列总策划 旷昕
责任编辑:周海彦 周鸣琦 封面设计:王晓珊
商标设计:张幼农 责任技编:陈 炯
责任校对:陈 军 黄海燕

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
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1999年6月第1版 1999年6月第1次印刷
开本:787mm×1092mm 1/32 印张:12.625
字数:242千 印数:10000册
定价:15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前 言

感谢所有教过我的老师对我的支持，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的作业质量太差了，才二十四克，是您写上了许多鼓舞的话，使我的作业本又加重了两克。感谢鼓励并指导我写作的夏老师，有时候鼓励确实比什么都重要，尤其是在一个人默默无闻的时候。

感谢张学友 1991——1995 年所有演唱会的 VCD，是你们花去了我兜里最后的一元钱。我跟着节拍在电脑前蹦呀跳呀唱呀，这是我写作之余最大的体育锻炼。为什么没有把它定作中学生广播体操？

感谢王卓、范雯雯同学，本书的摄影作品出自她们之手。

感谢范晓萱的《刷牙歌》及《你的甜蜜》，是你让我学会用一颗童心去思考，你知道吗，别人都说我返老还童了！

感谢王菲，也许只有你那独特的歌喉及韵律使我领悟到我也要有自己的风格，我也确有自己的风格，错别字太多不包括在内。

感谢孟庭苇，我最崇拜的歌星，我从你那里学会了不少，譬如说真实与简练，譬如说改变的定义，譬如说离别……我们终究承认，我们不是博爱的人，我们都有欲望，只是尽量克制着自己，我们都很普通……渴望得到希望。

至于贝多芬、莫扎特，如果你们在天有灵的话，请于明早让在我的裤兜里发现钞票，我一直想去买一套音响。

我还要感谢钢笔，这是我作文得奖时的奖品，它是压榨钢笔水的罪魁祸首。还要感谢电热水壶，我写作之中共喝了多少水呢，我建议你们去量一量太平洋的体积。我还要感谢稿纸，感谢桌子，很抱歉我经常在书桌上吃饭。

多谢家长的支持，我一直没刷碗，我好惭愧，好内疚，明天一定要买个洗碗机。我还要感谢诸位读者，谢谢你们买我的书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门口那个收废品的最近对我异常友好。

上帝，阿门！

前几天一个朋友向我借左拉的书，这时我才想起我的书柜中确藏有左拉的小说——《金钱》——金钱主宰着人类的命运、快乐及悲哀。

我兜里空空，交了一百元钱用耳穴法治疗近视，可

惜对我而言无效——这是我最后的希望。最早别人就说过没用，可偏要去，交了一百元后，也就第一次有效果。如果说还有百分之一的希望，那么我也试过了，化学疗法，物理疗法，气功疗法外加心理疗法。听说受些刺激能出现奇迹。听说高兴能使人视力提高，我便强做笑脸——这是最残酷的方法，当然最后我还是一拍桌子和同学干架了。现在我不快乐，视力也越来越差。

罢了，买个隐形眼镜吧。

世界上还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会让我快乐吗？——除了我自己。

放 飞

曾看到一只蝴蝶
伏在一片嫩绿的叶子上
它没有再飞走它有着美丽的但却折断了的翅膀

徐得利在学校操场东北角的乒乓球台上四平八稳地坐着，穿着深黑色的老掉牙了的风衣，挺深沉地搓下巴。

旁边俩小孩如获至宝地捧着一张名片，稍稍欠过身来，微笑着，“您还有名片呢！”徐得利眼皮也没抬，只是嗓子眼里哼了一声。

“有事就 call 我，片子上有我‘大哥大’号码。”

“您还有‘大哥大’呢！”

“那当然，咱们出来混的谁没有，只是现在在我老爸那儿呢，他非向我借，你说我又挺孝顺的，能不借他

吗……”

侃，乃二十世纪中学生一大特色。无论男女，凡见面便扎堆。但见人人眉飞色舞，兴致勃勃。所聊之事，旁人勿听。料想谈的定不是学习，凡谈到此点者，大都垂头丧气（鄙人深有体会）。除非谈到学习委员身上，而且她非是个大美人不可，此时，便都有了兴趣，舌头还舔着嘴唇——这当然是我们的男同胞，他们不停地摸着下巴，揪着小胡子，低头，沉思，“小欣到底喜欢谁呢？”值得深入探讨研究下去，改革还在继续，同志仍须努力。通常是沉默，直到有人想到了什么还可以说的。此时，总是徐得利最早抬头。他微笑了，眼睛眯成条缝，嘴下不长的几根小胡子神采奕奕的飘扬着，好像在说，“你们这些小毛孩子懂得什么，知道的有我多吗？……”

当然也有例外的。有一位就抓紧着时间，迈着一米宽的大步子，昂首挺胸，直奔教学楼。他每个步子踏得都挺稳，深深的脚印。除了显出几分深沉外，还显出些矫健。那鞋硬底的，真皮的，擦得锃亮，似乎可和镜子媲美。在不歪不正最显眼的地方印着 Made in USA。尤其当别人注意到他鞋上的几个字母及考究的袜子时，他便甩一甩那梳得再标准不过的分头——头皮屑飞扬。他上身西服，里边是衬衫，领子处很干净，在男生中属稀有。不像徐得利。

“苏铁！”徐得利兴冲冲跑了过来，拍了下苏铁肩膀，然后转身向后摆摆手。

“又招了几个新成员！看来男孩失恋联盟的力量又壮大了。”苏铁怪笑着。

“都是和我同一战壕的，泡不着妞的可怜虫……你是不会理解的，你小子今天找任童，明儿找杨伊静，早晚遭雷劈。”

“我和杨伊静可是普通朋友关系。”

“那和任童呢？”

“她是我姐。”

“我 cow，人家都认妹，你怎么认姐啊！”

“不行吗？……你们刚才聊什么呢？”

“论新世纪中国中学生的解放与世纪末的人口灾难问题。”

“我就不说结论了，当初扫黄打非怎么没把你抓走啊。”

“我 cow，你这么说我……真理解我。”

苏铁加快脚步，徐得利后边跟着，低着头。徐得利个子高，跟个晾衣竿似的，戳在地上。他忽然抬起头，小声嘟囔着，好像并未有意让人听见，而且孩子似的翘着嘴。“天都这么冷了，你还穿着西服……给谁看啊？”

苏铁没理他，而是热情和身边的人打招呼，还微笑着，两颊塞满阳光。尤其是当女生轻飘飘掠过时，那紫外线足可以比拟一个太阳。徐得利也试着和一两个女生问好，却总也洒脱不起来。也有女生和他打招呼，但总是先和苏铁打完招呼，然后才意识到旁边这个角色。需要花些时间考虑为什么……徐得利揪揪自己的脖领子。

其实他更想鼻梁上架个眼镜框，像苏铁一样，这还能使他略微显得博学些。可惜他走遍大江南北也买不到苏铁那种超细的、金黄色的、坚硬的金属眼镜框。而现在这副样子……也难怪了。

“走这么快干吗，去找学委任童啊？”徐得利怪声怪气的。

“我用去找她？”苏铁笑，但还注意牙齿。

几个围着的男生主动叫了声“徐哥”。徐得利的嘴角立刻登上月球了。“我哥们儿不少吧。”

“可惜都是男生。”苏铁深表同情。

“我坚信他们一定有妹妹。”

“有倒是有，不过在幼儿园里。”

“我 cow，你也别太嚣张，难道你就没意识到站在你眼前的是个帅哥吗？”

“我只在照镜子时有这种感觉。”

他们穿过走廊，这里的气氛显得有些压抑、紧张。这个老校总会吓吓新来的学生，六十年代的建筑风格，使人感到一种肃穆的气氛。不过满墙的青苔倒也给人勃勃生机的感觉，而进入教室，便开阔多了，阳光平铺在水泥地面上。歪歪斜斜的课桌，人们倚在桌边聊天，还有追跑打闹的，上了高中，有些人依旧像个惹事的孩子，只是男生在跑，女生在追。书本当作武器，估计打上也没多疼，并且挨打的龇着牙还微笑着。

“成何体统？”硬底皮鞋敲在了教室里的水泥地面上，“哪像个女生，疯疯癫癫的。”苏铁一下子把书包放

到讲台桌上，发出很大的声音，然后他站在讲台桌后面，扫视了全班。

徐得利旁边站着，打了个哈欠，“你又要发表什么高论？”

“女生就要有女生的稳重……当然，这也没办法，李莉这个当班长的天天就傻疯傻闹。”

徐得利眯着眼瞧瞧苏铁，“今天的政治考试准备得怎么样？”

“还行。”苏铁头也没转，轻轻说了声。

“我就不行了，我最怕政治了，我这人不爱背东西，记忆力不好。”

“我记忆力好是天生的，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。”苏铁笑了声。

“不过李莉政治也不好，我还有个班长当垫背的，也凑合了。”

“李莉学习算什么，她排得上咱们班老几啊！”苏铁大声地说，他的笑变得甚至有些夸张。

苏铁身边一堆聊天的女生突然不说话了，回头凝视，仔细地打量着苏铁。徐得利此时便高兴了些，笑——似乎占了莫大的便宜，好像这一切都是自己设下的圈套，看着苏铁往里边钻。但苏铁的尴尬不过维持了几秒钟，很快便又平静了，跨着大步走向自己的座位，一屁股坐下，很自然地翘起一只腿，晃悠着脚。他后边的女生好像要说些什么，探过半个身子来，但苏铁抢先了，“素质！”他蹿起来，甚至无人想到他说此句话时候

的激动。

“谁？”杨伊静皱了下眉头。

“咱们班的某些女生。”

“她们又怎么你了？”

“一帮傻子……”他没有像刚才那样激动，而是坐下去，手摁着太阳穴，小声说。他看着地面，像在思索着什么，并且好像是丢了什么东西，在四处寻找。

中学生的课间几分钟似乎也只有聊天了。徐得利又叫了那么些人侃，他总能让一帮人围着他。而苏铁转过身，朝杨伊静说着什么。他有些沉默，每次都是杨伊静说了许多，苏铁才冒出一两句话。他趴在杨伊静的桌子上，听着，有时候看着杨伊静发呆。杨伊静圆脸，眼睛很大，鼻梁不高，梳长发，像个大布娃娃。此时一个抱卷子的老师走进来，全班立刻安静了，徐得利先前脸上的笑，像抹彩云，忽地飘走了。

“悲哀！”苏铁捂住眼睛，没料想自己考得这么糟，几道大题都答岔了。他瞥了眼李莉——李莉在笑。他叹了口气，接着趴在桌上，用两个手臂把脸遮住。沉默，继而抬头，抓起本书随便翻了两页，又重重地把书砸在桌上。他心头盘踞着一种莫名的恐惧，这种恐惧使他坐卧不安。他看到任童在凝视他，任童就坐在他前边。“我考得也不好。”她此时淡淡地笑了笑。她似乎看出了什么，似乎很轻松的便知道了他为什么烦恼。他呆愣，接着点了下她的肩。“下节课考试我可以用一下你的笔吗？”

她笑着转身，打开笔盒，从里边挑出支深黑色的钢笔。

又一次考完试，他缓缓站起来，似乎还是不理想，只是懒得再去想它。他径直往前走，在讲台桌旁拐弯，去门后的水桶里拿抹布，擦黑板。用湿抹布擦黑板，会使黑板发亮，晃出一个模糊的人影。他转头，屋里的人都在各自聊着天，没人注意到他。他踱步来到教室的门口，靠在门框上，一会儿看看屋里，一会儿看看走廊。这个老校每层只有一排教室，因而走廊显得很宽，并且走廊上有大窗户，有阳光。这地方也没人进进出出，也便没人注意到他，察觉到他的失落。他靠在门框上许久，刚要转身进屋，听见后边有个女生说了声“请问……”他转头，但立刻又看向别处。立在他面前的这个女生，青春的年龄把她蕴藏的美显现出来。她在看人的时候射出一道光亮的、热情的光，使那个人以及周围的一切都明亮起来。

“是跟我说话吗？”苏铁开始搓下巴。

“这里除了你还有其他人吗？”她俏皮的样子。

“是啊，确实如此，没人比我帅了。”苏铁很谦虚的样子。

“我没说你帅啊？”

“不说帅，说我 cool 我也愿意接受。”

“你叫什么啊？”

“知道不知道没关系，一个晚上就熟了。”苏铁接着笑，摸下巴，揪小胡子。

她就像有点生气似的盯着他。

“刚才就算开玩笑，不必介意。找我有何事吗？”
他收回怪模怪样的笑。

“李莉在吗？”她朝屋里望了一下。

“我保证她不在，她课余除了在厕所就是老师办公室，我拿生命保证她不在。”苏铁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是吗？”她接着指了下他后边。李莉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，就站在苏铁后边，还瞥了下他。苏铁只好目送两个女孩手拉着手离去了。那个女孩临走也不忘记用手指朝着苏铁脑门，然后嘴里“砰砰”两下。她走后，他有点失落。他进屋，在湿黑板的一角，摁了个手印，然后回座位。

放学了，苏铁照样迈着宽宽的步子，他喜欢这样，自由，至少在他看来是如此。报纸上曾经说过，人快走可以减肥，并且延年益寿。但他的鞋似乎老化得很快。他在走路的时候总会思考着什么，他此时想起任重。快到十二月了，转眼就到圣诞了，应该早些考虑给她买什么礼物。他搓下巴，每次他想主意的时候他就会搓下巴，这是跟徐得利学的。他又想起课间遇见的那个不知名的女孩，应该问问她的名字。

苏铁望天，然后朝着上学的路发呆，沉默。徐得利似乎真的没跟上，他做什么都慢腾腾的。在缺少一个听众的时候，他想起了今天的两门考试，便更觉得冷，凉风窜进他的脖子里，久久在他的心前停留。他便加快了

脚步，忐忑不安地环顾着四周。

苏铁盘算着今天晚上干什么，电视里有动画片及世界名模泳装表演。是在家泡袋方便面呢，还是到楼下的华侨食堂去吃没完没了的西红柿炒鸡蛋？今天是星期五，应该解脱一下连日来紧张的心情，可是那两张政治试卷逼得他没法透过气来。徐得利在老师收试卷时大声嚷嚷：“我 cow，发给我们这卷子简直就是浪费国家纸张，你们有没有点珍惜国有财产的思想品德……”可能这回难，大家都不会做……不过李莉似乎考得挺成功的，还是去复习一下吧……算了，反正也考完了……可过几天还得考……今天还是先放松吧，回家去看周星驰拍的《逃学威龙》……

街上是嘈杂的人群，小贩的叫卖声声声入耳。苏铁想起了乌龟和兔子，兔子跑得那样快，眼里只有终点，其实真不如乌龟，乌龟还能欣赏一下路边的风景。兔子得到了什么，荣耀，还是忙忙碌碌的奔波？其实荣耀又是什么，不过是无休无止膨胀的虚伪。他试探着放松自己，望望路边的景色，一个绿邮筒，一个电话亭，还有过往的人流，那些人的眼神总是上下地打量着你——似乎一切都单调，乏味，反复。

苏铁进了一个白色的楼，随意摸了下墙，打开走廊的灯。急躁地翻看了下收信的小箱，接着重重地把小铁门碰上。他的书包是全黑的，没有任何图案。他爬楼，爬上四层。这个单元楼每层有三户，苏铁住在中间。面对他的是一个铁门。

他的眼皮有些疲倦，它们嚷嚷要罢工，因而他在开门前，先去摸灯的开关，手部的感觉使他面带微笑，然后这个从学校里胜利大逃亡出来的学生，马上就可以钻进自己的窝了，他简直是耗尽最后的一点力气按下去等待——渴望——有一丝光照在他疲惫的身躯上——可惜——没有，无论如何等待，什么也没有，灯没有亮。可能石头砸碎了灯，这是这附近小孩的专利。苏铁想到了什么，又是发呆。他终于挪步到门前，手无力地伸进裤兜里。使小金属碰撞发出声音。在零碎的声音过后便什么也不做声了。他可能在犹豫着什么，或是愣住继续着他的思索。高大的石灰墙挡住了外边太阳的余辉，在这个暗暗的楼道里，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，令人不愿呼吸。

突然沉寂被打破了。不知从哪个角落里颤抖地迸发出一声冷笑。而且那笑好像结了冰，锋利无比，能够穿透任何软弱的东西。它从人的心灵深处的一个角落里射出，那地方便裂开了红色的伤口，而且伤口越来越大，黑黑的，像个深渊，在阳光照射到它的边际时，那上边好像有一层悬浮的陆地，甚至可以试探着让一辆卡车开过去。可在没有阳光的时候，它是一只迅猛的野兽，一刻比一刻兴奋，张大它的口。

苏铁往后退了几步，笑的余音带着些粗粗的喘气声。那是一个拳头深深地打在墙上的声音，掉下墙灰。拳头的印迹像个狮子，紧紧咬住那面平整的墙。接着便真的从地底冒出几头凶猛的狮子，它们朝着苏铁跑了过

来。有人在尖叫，呼喊着救命。一只大鸟被一只狮子咬住，它颤抖地扑打着翅膀，渐渐地不动了，血掩盖了它的羽毛。苏铁扔下手中的猎枪，他要逃，却不知逃向哪里。他身后是一堵墙，一碰便消失了，成为一个延伸得没有尽头的黑洞。他不敢逃向那里，于是紧盯着狮子，摆开步子，用拳头掩护着脸。它们起先很远，在黑黑的楼道里，光打在它们柔软的皮毛上，但忽然它们都消失了，瞬间又出现在苏铁面前，咬住他，把他拖向深渊。他似乎在挣扎，却毫无力气，那种绝望和恐惧在他脸上掠过……

我难道没说过吗？这只是一场梦。通常看完一场恐怖电影后都会如此。他感到手心有一股冷汗。

他小心地摸了下墙，然后背朝着墙，抹了抹手上的墙灰，咧咧嘴，不过幸好左右邻居都晚回家。他深吸了口气。“哇！”他紧接着便被吓了一跳。一个拎着书包的女学生走了过来，步子稍慢，看见黑暗中有个人影也吃了一惊。绕着苏铁走了几步。“是我。”苏铁急忙让了下身子，立在旁边，把手放在背后。

“噢，是苏铁呀。吓死我了！”

“抱歉……”

“怎么，开不开门啊？”

“不……我把门钥匙放家里了……我得先去姑姑家，吃完饭再拿着钥匙回来……对了，能不能把书包先放在您那里。”

“Sure，”她接过，“还有什么事吗？”